

——编年注疏——

黄宾虹

谈艺 书信集

黄宾虹 原著
王中秀 编注

人民美术出版社

编年注疏

黄宾虹 谈艺书信集

黄宾虹 原著
王中秀 编注

人民艺术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编年注疏:黄宾虹谈艺书信集/黄宾虹,王中秀著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11
ISBN 978-7-102-07630-0

I. ①编… II. ①黄… ②王… III. ①黄宾虹(1864—1955)—书信集②艺术—文集 IV. ①K825.72 ②J-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0482号

编年注疏黄宾虹谈艺书信集

BIĀNNIÁN ZHÙSHŪ HUÁNG BĪNHÓNG
TÁN YÌ SHŪXÌNJÍ

编辑出版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邮编:100735)

<http://www.renmei.com.cn>

发行部:(010)67517601 (010)67517602

邮购部:(010)67517797

编辑部:(010)67517665

编 注 王中秀

责任编辑 张雪梅

装帧设计 徐 洁

责任校对 马晓婷

责任印制 赵 丹

制 版 北京荣宝燕泰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2016年11月 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22.25

印 数:0001—3000册

ISBN 978-7-102-07630-0

定 价:4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会通中西 灿然一灯
(代序) ……洪再新 1

1898

与汪福熙…………… 5

1915

与柳亚子…………… 7

1917

与李尹桑…………… 9

与高燮…………… 10

1918

与姚石子…………… 11

1921

与胡韞玉…………… 13

1922

与胡韞玉…………… 15

1923

与胡韞玉…………… 17

与胡韞玉…………… 18

1925

与许承尧…………… 20

与鲍君白…………… 21

1926

与吴载和…………… 23

1929

与张丹斧…………… 24

与林散之…………… 25

与林散之…………… 25

与林散之…………… 26

与林散之…………… 26

与林散之…………… 27

与林散之…………… 28

1930

与张学宽…………… 29

与许承尧…………… 29

与许承尧…………… 30

与许承尧…………… 31

与俞叔渊…………… 32

与鲍君白…………… 33

与顾飞…………… 34

1932

与许承尧…………… 36

与许承尧…………… 37

与许承尧…………… 37

与许承尧…………… 39

1933

与许承尧…………… 40

与许承尧…………… 40

与许承尧…………… 41

与郑维夔…………… 43

1934

与黄居素…………… 45

与黄居素…………… 46

与郑维夔…………… 46

与许承尧…………… 47

与许承尧…………… 48

与许承尧…………… 49

与许承尧…………… 50

与黄居素…………… 51

与黄居素…………… 52

与陈柱…………… 52

与陈柱…………… 53

与陈柱	53
与黄居素	54
与黄居素	56
与黄居素	57

1935

与许承尧	59
与叶恭绰	59
与许承尧	60
与许承尧	61
与陈柱	62
与陈柱	63
与陈柱	63
与陈柱	64
与张谷雏	64
与郑维夔	65
与陈柱	66
与许承尧	66
与郑履端	67
与郑履端	68
与黄羲	69
与汪己文	70

1936

与许承尧	71
与许承尧	74
与许承尧	74

与许承尧	75
与许承尧	76
与许承尧	77
与汪己文	77
与黄羲	78
与许承尧	79
与许承尧	79
与许承尧	80
与施济群	81
与陈柱	81
与汪慎生	82

1937

与许承尧	84
与朱砚英	84
与许承尧	86
与篱农	86
与陈中凡	87
与顾飞	88
与许承尧	88
与朱砚英	89
与许承尧	90
与许承尧	91
与顾飞	91
与陈柱	92
与陈柱	93
与陈柱	94

1938

与朱砚英	95
与陈柱	95
与陈柱	96
与陈柱	97
与陈柱	98
与陈柱	99
与朱砚英	100
与朱砚英	101
与朱砚英	101
与朱砚英	102
与朱砚英	102
与陈柱	103

1939

与朱砚英	104
与朱砚英	105
与曹一尘	106
与陈柱	107
与帅铭初	108
与陈柱	108
与黄树滋	109
与黄树滋	110
与陈敬第	110
与曹一尘	111
与顾飞	112
与朱砚英	113

与陈柱·····	113
与陈柱·····	114
与黄居素·····	115
与黄居素·····	115
与黄居素·····	116
与黄居素·····	117
与曹一尘·····	118
与张谷雏·····	119

1940

与陈柱·····	120
与陈柱·····	121
与陈柱·····	121
与朱砚英·····	122
与朱砚英·····	122
与顾飞·····	123
与顾飞·····	124
与黄居素·····	124
与黄居素·····	125
与黄居素·····	126
与黄居素·····	126
与黄居素·····	127

1941

与段拭·····	128
与朱砚英·····	129
与朱砚英·····	129

与朱砚英·····	130
与朱砚英·····	130
与朱砚英·····	131
与朱砚英·····	131
与朱砚英·····	132
与黄居素·····	132
与黄居素·····	133
与黄居素·····	134
与黄居素·····	134
与顾飞·····	135
与朱砚英·····	136
与顾飞·····	137
与陈柱·····	139

1942

与朱砚英·····	140
与朱砚英·····	140
与朱砚英·····	141
与朱砚英·····	142
与黄居素·····	142

1943

与段拭·····	143
与陈敬第·····	143
与顾飞·····	144
与朱砚英·····	146
与顾飞·····	147

与傅雷·····	148
与顾飞·····	149
与傅雷·····	149
与傅雷·····	151
与顾飞·····	153
与裘柱常·····	154
与裘柱常顾飞·····	154
与傅雷·····	155
与秦更年·····	156
与傅雷·····	156
与顾飞·····	160
与裘柱常顾飞·····	161
与裘柱常顾飞·····	161
与朱砚英·····	164
与陈敬第·····	164
与傅雷·····	165
与傅雷·····	166
与朱砚英·····	167
与吴载和·····	168
与傅雷·····	169

1944

与黄居素·····	172
与裘柱常·····	172
与许承尧·····	173
与裘柱常·····	174
与裘柱常顾飞·····	175

与朱砚英	175
与陈敬第	176
与陈敬第	177
与朱砚英	177
与顾飞	178
与吴载和	178
与黄树滋	179
与傅雷	180
与傅雷	183
与鲍君白	184
与鲍君白	185

1945

与黄树滋	186
与鲍君白	186
与裘柱常顾飞	187
与黄居素	189
与鲍君白	189
与鲍君白	190
与鲍君白	191
与鲍君白	192
与鲍君白	193
与鲍君白	193
与鲍君白	194
与傅雷	194
与鲍君白	195
与黄树滋	196

1946

与傅雷	197
与傅雷	197
与傅雷	198
与傅雷	199
与黄居素	200
与黄居素	200
与黄居素	201
与黄居素	202
与陈中凡	203
与方叔轩	204
与方叔轩	204
与鲍君白	206
与鲍君白	207
与鲍君白	208
与鲍君白	209
与鲍君白	210
与林散之	210
与吴鸣	212
与曹一尘	213
与朱砚英	214
与朱砚英	215
与朱砚英	216
与朱砚英	218
与朱砚英	219
与朱砚英	220
与陆丹林	220

与方叔轩	221
------	-----

1947

与方叔轩	222
与释理岩	224
与黄骍南	225
与黄树滋	226
与鲍君白	226
与黄树滋	227
与鲍君白	228
与吴载和	228
与鲍君白	229
与黄树滋	229
与汪聪	230
与汪聪	230
与汪聪	231
与傅雷	232
与张谷雏	233
与张谷雏	234
与张谷雏	235
与苏乾英	236
与陈景昭	237
与陈景昭	237
与林散之	238
与郑秉珊	238
与朱砚英	240
与江振华	241

与江振华	241
与朱砚英	242
与朱砚英	243
与朱砚英	244
与陈景昭	244
与黄树滋	246
与黄居素	246

1948

与高燮	248
与黄居素	248
与黄居素	249
与程岳	249
与陈直	250
与朱砚英	251
与黄树滋	251
与顾飞	252
与傅雷	252
与傅雷	253
与张谷雏	253
与张谷雏	255
与刘作筹	256
与鲍君白	256
与陆丹林	257
与张谷雏	258
与鲍君白	259
与傅雷	259

与陈起予	260
与张谷雏	261
与汪聪	262
与吴载和	262
与吴载和	263
与王任之	263
与王任之	264
与何治法	264
与朱砚英	265
与黄树滋	265
与汪聪	266
与汪聪	266
与黄树滋	267

1949

与张海清	268
与张海清	268
与苏乾英	269
与汪聪	270
与程岳	271
与吴载和	272
与张谷雏	272
与朱砚英	273
与王任之	274
与苏乾英	275
与程岳	275
与张谷雏	276

与俞巴林	277
与朱砚英	278
与黄居素	278
与吴载和	279

1950

与陈中凡	280
与裘柱常顾飞	280
与曾香亭段拭	281
与曾香亭	282
与曾香亭段拭	283
与翁纫秋	283
与朱砚英	284
与张谷雏	284

1951

与段拭	286
与朱砚英	286
与朱砚英	287
与朱砚英	287
与何治法	288
与何治法	288
与曹一尘	289
与曹一尘	290
与曾香亭段拭	290
与曾香亭	291
与曾香亭	291

与段拭····· 292
与王任之····· 293
与曾香亭····· 293
与陈千钧····· 293
与张谷雏····· 294
与张谷雏····· 295
与吴鸣····· 296
与黄居素····· 297
与卞孝萱····· 297
与卞孝萱····· 298

1952

与卞孝萱····· 299
与何治法····· 299
与何治法····· 300
与朱砚英····· 301
与黄高勤····· 301
与高燮····· 302
与过旭初····· 303
与卞孝萱····· 303
与郑轶甫····· 304
与吴鸣····· 304
与吴鸣····· 305

1953

与黄居素····· 307
与郑轶甫····· 307

与郑轶甫····· 308
与朱砚英····· 309
与朱砚英····· 309
与吴鸣····· 310
与陈敬第····· 310
与汪聪····· 311
与郑轶甫····· 312
与郑轶甫····· 313
与曹一尘····· 314
与曹一尘····· 314
与过旭初····· 314

1954

与程岳····· 316
与陈景昭····· 316
与过旭初····· 317
与过旭初····· 321
与刘作筹····· 323
与卞孝萱····· 323
与顾飞····· 324
与顾飞····· 326
与曾香亭····· 326
与曾香亭····· 327
与过旭初····· 328
与曹熙宇····· 328
与吴鸣····· 329
与曾香亭····· 330

与黄居素····· 330
与黄居素····· 331
与过旭初····· 331
与吴鸣····· 333
与汪聪····· 334
与张谷雏····· 334
与张谷雏····· 336
与郑轶甫····· 337
与刘作筹····· 337
与顾飞····· 338
与傅雷····· 340
与傅雷····· 341

1955

与朱砚英····· 343
与汪聪····· 344
与郑轶甫····· 344

会通中西 灿然一灯

洪再新

在历史的长河中，艺术家有如过江之鲫，而终成大师者，代不数人。艺术家又以画论名世者，百不得一。而画论中以书信构筑伟大理念者，则古今罕见。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米开朗基罗数量可观的通信，多为与其赞助人的交流，成为其艺术人生传记的原始文献，与其诗歌并重。而荷兰绘画巨匠凡·高的820通家书，写给支持他创作的画商弟弟提奥，构成了现代艺术思潮的华彩篇章。在中国，把个人函札作为艺术文献的，如晋人的书翰，在帖学传统中倍受重视。历代尺牘选编中的画家信函，则主要突出其作为文学体裁的价值。到了近现代，这种局面因为黄宾虹而彻底改观。他数以千计的书信展示了“民学”的“内美”精神，和凡·高前后衔接，睽违相望，会通中西，灿然一灯。

问题是，黄宾虹“不齐之齐真内美”的慧识，何以借助书信这一相对私秘的传媒，演绎出20世纪现代艺术最具普世价值的审美理念？五十多年前，傅雷在《宾虹书简》序文中，强调该理念“一以探求真理为依归，从无入主出奴之见羈杂其间”，于艺术史的情境中，拈出黄宾虹的独立人格和原创精神。

书信是黄宾虹勤于著述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深知学术通信在形成个人认识中的特殊价值。数十年如一日，中外友朋之间，切磋交流，砥砺磨炼，提供给他探索艺术真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其中和许承尧、陈柱、傅雷、黄居素、张虹、朱砚英、顾飞等师友、门生的大量通信，使他能不断扩展视野，自我修正，自我更新，至完成其“大家画”变法和“内美观”的升华。笔者1987年初在香港钱学文医

生家看到黄宾虹近百通函札，印象至深。最感钦佩者，是写信人寒暄一二，即入正题，研讨金石书画，畅谈艺术未来。经年累月，鲜有例外。而身为资深报人的黄宾虹，亦将新闻看作历史的长编，而个人函札，亦可作为新闻报道。民国初年，他给柳亚子等南社同仁的通信，心系安身立命、兴邦兴国之事，先后在《南社丛刻》刊行，其中“与胡韞玉书”，奠定了黄宾虹长时段的艺术观。其他学术通信，散见于南北各地的报章杂志，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黄宾虹这么持之以恒，勤于交流，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打通私人、公共两个空间，以研习金石书画的心得体会，赢得海内外的知音与共鸣。

辛勤耕耘使黄宾虹成为20世纪最多产的艺术著述家之一。在这事实的背后，隐藏着傅雷所说的问题本源，也就是他的学术原创性。早在1914年，他为《新画法》作序时，面对滔滔而来的西画大潮，以及由“日本画”借鉴而来的“折中派”绘画影响，他直接引用英文《圣经》“There is no new thing under the sun”，给他思考沟通欧亚绘画，多一个视角，意欲“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1925年，黄宾虹在《中国画学谈》一文中，就“入主出奴”的“恒人之情”作了进一步的内省。置身新文化运动的剧变之中，尤其是介入20世纪20年代初由西画启蒙而引发的“上海国画复活运动”，他从“温故知新”和“日光之下无新物”的比照中，通过和欧美画商、收藏家、艺术家的直接交往，以及把《新画法》译译为《新画训》、研究《欧画》等努力，切实地把握住中西交通的内在联系。这使他能经由新与旧、西方与中国、形似与气韵、客观与主观等一系列范畴，来重新整合“虚与实”的关系，由此不断辨明前行的方向，直入沟通中西绘画的“内美”境地。

正本清源，一条清晰的艺术史轨迹便勾画出来。王中秀先生编注的《编年注疏黄宾虹谈艺书信集》，即讲述了黄宾虹这一原创艺术理念是如何产生、衍化和升华的生动故事。

我们先来看黄宾虹书信和其他著述的侧重点。以1999年王中秀编纂《黄宾虹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初版）为例，包括书画、金石、诗词、题跋、译述、鉴藏、杂著和书信共八编。前面七编在不同领域中著书立说，最后一编则涉及画家一生的方方面面，重叠互见，与杂著相似，颇难措手。

1962年，由汪己文选编的《宾虹书简》（给三十余位收信人的170封通信，上海

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出版），经傅雷审定，分为甲、乙、丙三编，即以讨论书画为主兼及金石文字、以考据金石文字为主兼及书画和其他，每编按收信人和收信年月排列。限于条件，傅序指出其所收录信函，数量“百不得一”。到2016年，《黄宾虹文集全编·书信编》（荣宝斋出版社）所收给110位受信人的892通信札，就是证明。但从黄宾虹捐赠给浙江省博物馆的约3500通友朋书札看，缺失者还有大半。其中傅雷101通来函，已知黄宾虹复函21通，仅为其五分之一。类似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德里斯珂处，至少应有黄宾虹3通复函和12开册页，至今不知下落。作为现在所能收集到最全的资料集，《书信编》分为正编、副编（存副及未寄出信件），分别以收信人和收信年月排列。

在书信的分类方面，《傅雷书简》（三联书店，2001年）引人注目。此前，《傅雷家书》（三联书店，1981年）曾深深感动了国内的广大读者。相比之下，公众对傅雷的学术通信，所知甚微。傅雷与黄宾虹的系年信函，呈现了两位忘年知己在画学思想上的默契神交，遂为千古佳话。澳洲罗清奇博士进而撰写专著，将部分通信诠释英译，介绍给国外的读者。尽管像这样，旷代的现代艺术精神对话，其全貌尚未显现于世人面前。

有鉴于黄宾虹书简现存状况及其书信不同分类引出的现代艺术史的问题，王中秀先生慧眼独具，精选了黄宾虹给近60位收信人的402通函札，构成一部别开生面的“艺术问题编年”。比较史学史上的“编年”或“纪事本末”，“问题编年”作为开放的结构，对揭示黄宾虹“内美观”的广度和深度，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编注者在全面增订《黄宾虹年谱长编》（荣宝斋出版社，2016年）的基础上，知人论世，注疏提要，可谓“金针度人”，使学术成为天下公器。

对比编注者此前对《虹庐画谈》《黄宾虹论艺》的导读，《编年注疏黄宾虹谈艺书信集》利用学术通信系年的特点，将历史和逻辑融合在一起。在解读第一通信札时，注疏者以新发现的史料，坐实黄宾虹1897年亲炙郑珊教诲的事实，以追溯“实处易、虚处难”六字诀作为“不齐之齐真内美”的源头，堪称奇缘。这使以“纯粹民族性创造绘画为20世纪开一纪元”收官的最后一封信札，在观念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国画学体大精深的义理由此贯通。而58年中多少艰辛跋涉，多少峰回路转，多少自信自励，多少欢欣鼓舞，尽在黄宾虹与傅雷书中道出，实为至理

名言：“而识正轨者不欲舍己从人，终于千古以下，灿然一灯，照耀后来学者，得以不失其志坚气浩自信之力，非坚执己意，凭空虚造。因有历史以来，前哲开其先路，后人变化而光大之，已堕者拾而登于席，久蕤者掘而贡之庭，无他也。”

时间是认识“大家画”的客观坐标。黄宾虹不仅在晚年完成了其“内美”理念的视觉呈现，同时通过一生的学术通信，将其孜孜以求的审美理念发展成为旷古空前的一家之言。《编年注疏黄宾虹谈艺书信集》向我们展示的就是这样超越同时代人的识见、学问和艺境。黄宾虹的“内美”理念是一代大师的终极关怀，体现了普世的人文和艺术精神，它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

甲午岁杪于美西普吉海湾积学致远斋

1898

与汪福熙

吉修大兄世大人侍右：去腊皖江归里，接惠手毕，过蒙奖饰，慙感交集。藉悉阁下桐枝高占，绛帐春融，式符臆颂。承属画屏，呵冻染翰，殊不见佳，即希哂政为荷。凌、沈两先生皆精通篆隶，博雅好古，同寓中江，得常亲敬否？法隶得自家学，扩以闻见，诣力所至，竟未易量，艳羨艳羨。省中雪湖翁，年近九旬，六法精妙，尤工画梅。子予先生比之有明刘雪湖，遗之楹联，书法极妙。及归歙浦，道经白岳之麓，时适雪霁，遂跻其颠，一穷三姑五老诸峰之胜。岁尽获睹汉铜私印六枚，青紫斑剥，知为切弇先生集古印存中物，力谋而得之。此皆近事所为，自诧眼福，差足以告同志者耳。至于敬敷，今年膏奖更减，往来跋履，旅费具艰，因僦试后再决行止。余容续述。鳞鸿有便，当祈赐我行墨，务以箴规为急，幸勿以世俗寒暄而蹈陋儒标榜之诮，是所至祷。附汉铜印花呈教。顺此，敬叩新禧，并颂鲤安。世小弟黄质顿首上。（1898）

【注疏】这是写于19世纪的信。受信人是黄宾虹老师汪宗沂长子汪福熙（1860—1943）。他字吉修，长黄宾虹四岁，曾任北洋大学副校长，工书法，画家汪采白是其子。写这封信的时候，黄宾虹正在安徽省府安庆敬敷书院读书。丁酉腊月，书院放假，黄宾虹归潭渡家中写信给老同学，时正在芜湖随侍做中江书院山长父亲的汪福熙。这通早期信里并无论画之语，但其中提到的一个人物对黄宾虹将来画学探索举足轻重。他就是“省中雪湖翁”。“省中雪湖翁”即郑珊，字雪湖。

关于郑雪湖，黄宾虹在《八十自述》中说：“游皖公山，访郑雪湖丈珊，年八十余。闻其于族中有旧，余持自作画，请指授其法。郑丈云：唯有六字诀，曰：实处易，虚处难。子谨志之。此吾曩受法于王蓬心太守者也。”这里“游”者游学之谓，“皖公山”者，一指皖山，在安庆府潜山县，一代指安庆，此处代指安庆府。黄宾虹拜访郑雪湖的确切时间就在他就读敬敷书院期间的1897年。

郑珊生于1810年，黄宾虹拜访他时行年八十有七。其卒年一直是个谜，现据杨葆光《订顽日程》戊戌二月初一条云：“闻郑雪湖去年除夕合家分岁，饮尽一杯，

无疾而逝，年八十有八，可谓福寿全归矣。”丁酉除夕在阳历1898年1月21日。就是说，黄宾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写这通信之际，正是老画家驾鹤西去之时。郑雪湖名珊，号埜桥，安徽怀宁人。工山水，笔力坚凝，笔意苍厚，设色静雅，偶写花卉亦饶有韵致。正像黄宾虹没有想到写信之际是老人物化之时一样，老画家也没有想到他撒手人间的前一年对一个前来请教画法的青年说的一句话，三十年后居然成了这个姓黄的青年重整中国画学的引线。

黄宾虹引述郑珊的话是：“唯有六字诀，曰：实处易，虚处难。子谨志之。此吾曩受法于王蓬心太守者也。”前半句没有问题，有疑问的是后半句，因为郑珊出生之时，王蓬心（宸）就不在人世，他根本无从“受法”于蓬心老人。也许，黄宾虹记忆有误或理解老人原话有误，郑珊充其量只能算王蓬心的再传弟子辈。但这半句的差舛，无损这句话的光辉。老人终其八十八年的一生，留在中国画史上也许只有这句话了。不过也值，1929年之际，黄宾虹在写于“神州国光社稿纸”上的论画残稿把“虚”与“实”阐述得淋漓尽致：

艺褻于外，而道弼于中。综其要旨，约举“虚实”两字以该之。实者可以功力至，苟得其途径，循而行之，勤劳弗怠，无不合轨。虚者不仅可以功力至，非有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未易贯通。是故画分三品，而庸工俗学不与焉。曰能品：有实有虚，笔墨理法兼备。曰妙品：实而能虚，虚而有实，神流于笔墨之外，象得于理法之中。曰神品：脱略笔墨之痕迹，超轶理法之程式，无实而非虚，亦无虚而非实。

同年发表的关于“五笔法”的论文题目就叫《虚与实》。

“实”者，平、圆、留、重；“虚”者，虚，后来易为“变”。虚与实，是黄宾虹“内美”画学探索的重要概念，作为一颗种子，最初撒向黄宾虹心田的，就在此际。

1915

与柳亚子

近惠赐《南社诗文集》，阅悉。采辑宏多，猥以下走恶札，辱刊其间，滥竿之惧，前函本非饰词。先生顾不见谅，且重下走之讐，君子爱人以德，果如是耶！窃以学问、道德、文章三者，皆不可假以虚誉。故古人寻常酬应之作，取入刊集过多，已足损品，况以瓦缶之鸣，而杂笙璈，其必不能动人清听明矣。鄙意文字贵于精美，以关道德学问为归，非此宁阙毋滥，宁鲜毋蕝可也。下走学植荒落，无由进德，惟蜷缩尘市中，岑寂如崖谷，仅摩挲古金石书画，间与一二欧友相研求，稍剖前人拘泥穿凿之惑以为快。自谓古人之道与艺，皆于是乎存，而不知其僻隘也。益以世氛日嚣，人生靡乐，故交之士，遭戮辱罹祸乱者，不可倭计，伤何如之！然成务而僨蹈，立异而触冒，此非尽庸人，而沈几未深，豪杰与有责焉耳。邦之兀臬，来日太难，先生其何以拯救之！亚子先生道安。质启。（1915）

【注疏】这通信是写给南社主社的柳亚子的，1915年载于《南社丛刻》第13集。值得注意的是，“蜷缩尘市中，岑寂如崖谷，仅摩挲古金石书画，间与一二欧友相研求，稍剖前人拘泥穿凿之惑以为快”这段话。在上一年黄宾虹给陈树人《新画法》作叙时，就对陈树人“沟通欧亚，参澈唐宋，探奇索贖，发扬幽隐，昌明绝艺”的努力寄予厚望。综观黄宾虹一生，从其卜居海滨之初，就把视线投向国界之外，寻求疲沓的中国画突破和新生之路。我们总不会责备黄宾虹“崇洋媚外”吧，他是那么坚定地以弘扬中国艺术为职志的，但他又确确实实没有固步自封，在他长袍后面有一颗包容世界的心胸。众所周知，民初十年大半时段，美术界为月份牌画家的时装仕女画所统摄，由于一次大战等原因，中西艺术界缺乏有效沟通，这类以郑曼陀为代表的时装仕女画被国人视为“欧美新派画”，而画家为生计所迫，对画理并不热心，举世难找一个可以推心置腹论画之人。1943年，他终于对傅雷倾吐出压在心底的苦水：“同邑故人汪巨游，为画友采白之叔，云沪上近来寓公能文而不喜作文，有收藏而但喜观人之好藏品，若以贡献于艺林，必无此热忱。艺林中人，学古已少，而求理论明畅者更难，即愿闻理论者亦至少。鄙意以为言之太过，经

二十年来到处如此，甚有答言画到过好，人不懂。惟求人懂，不求理论，此不但古画不明，而艺事日趋而下，诚可慨已。”不把西洋画视为洪水猛兽，不对中国画传统作图腾崇拜，沟通欧亚学术，是黄宾虹一生追求的终极标的。民初，他和夫人是英国水彩画名手的德国医生谛部博士（Dr. med Cl. du Bois Reymond）交往密切。1949年，黄宾虹回忆道：“前数十年（四十年上），欧友谛部俾其夫人英水彩画家名手之女，嗜中国古画，第一次世界大战事返德，曾住申西摩路，往来谈论甚快。”在另一处回忆道：“近二十年，欧人盛称东方文化，如法人马古烈谈选学，伯希和言考古，意之沙龙，瑞典喜龙仁，德国女士孔德，芝加哥教授德里斯珂诸人，大半会面或通函，皆能读古书，研究国画理论。”然而处在此际，中西沟通闭塞、画坛凋敝的大气候下，黄宾虹的取向缺乏助力，他寻求突破而迷惘依旧。